



络绎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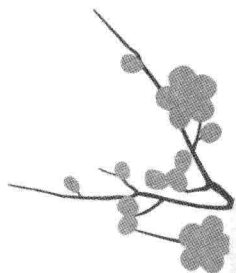
不能得罪的樱花树



精怪才女作家络绎
开启不可思议的想象世界

国内首部原创怪谈小说集
一场诡异与浪漫交织的奇妙之旅

 译林出版社



不能得罪的柳树

络绎 著



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能得罪的樱树 / 络绎著. — 南京: 译林出版社,
2013.1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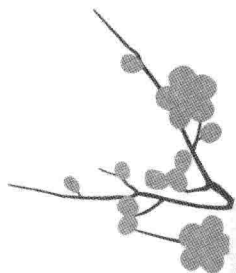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5447-4468-3

I. ①不… II. ①络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
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23221号

书 名	不能得罪的樱树
作 者	络绎
责任编辑	王振华
特约编辑	刘 辰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邮箱	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yilin.com
印 刷	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900×1280毫米 1/32
印 张	7.75
字 数	150千字
版 次	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47-4468-3
定 价	28.0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

不能得罪的柳女树

络绎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能得罪的樱树 / 络绎著. — 南京: 译林出版社,
2013.11

ISBN 978-7-5447-4468-3

I. ①不… II. ①络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
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23221号

书 名 不能得罪的樱树
作 者 络 绎
责任编辑 王振华
特约编辑 刘 辰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900×1280毫米 1/32
印 张 7.75
字 数 150千字
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4468-3
定 价 28.0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第 一 辑

不能得罪的樱树 / 6

福井家的人鱼小姐 / 17

异国狸 / 28

夏天傍晚，钻进耳朵里的是…… / 40

百物语 / 50

被厌倦的妻子 / 66

不断收到礼物的人 / 73

关云长的和果子 / 85

吉岗的情信 / 94

东京鲟鱼料理师之神隐 / 103

那儿温暖又平静 / 113

CONTENTS |

第二辑

公子多情 / 124

庄大器失手记 / 136

盆中胖 / 148

天山雪莲 / 160

第三辑

擦雪花膏的爱妃 / 172

后来和另外 / 185

小王子 / 205

滞后科学家 / 217

侏儒之心 / 225

最后一个故事 / 238

第一輯

不能得罪的樱树

很早很早以前，在日本陆奥，有一个小村庄，村子的西南角栽着一株从来不开花的樱树。它正处在衰鬼的方位，从树下经过的人如果不小心说出带“花”的字眼，或者身上穿了红色的织物，就会交上霉运，要么跌折一条胳膊，要么被树枝戳瞎一只眼睛，要么就在贩卖土产的路上被强盗洗劫一空。村子里的人都对这株樱树畏若蛇蝎，敬如神明，称它为“不能得罪的樱树”。

6

村里有个叫角太郎的年轻人，平素游手好闲，恶行不断，大家都想找个机会惩治他。因为角太郎一喝醉酒就会满口胡说八道，村里的几个小伙子就趁他定亲的日子哄骗他多喝了几杯。喝到酒酣耳热之际，有人假装失手碰翻了杯子，角太郎立刻暴跳如雷，大骂起来：“喂，你是没长眼睛还是要故意和我角太郎作对？”

“没长眼睛，没长眼睛！”那人头也不敢抬，诚惶诚恐地收拾着碎片。

“我猜你也没这个胆子！”角太郎得意洋洋地哼了一声。

旁边的人不失时机地怂恿：“在我们这群人当中，自然是你角太郎最威风啦。不过，你要是敢说一句樱树的坏话，我们才真是服你！”

“我角太郎怎么会怕那种开不出花的废物？”角太郎气咻咻地说，“别说一句，一千句也不成问题！你们给我听好啦！”

“在这里骂可不算，到树底下去骂才让人心悦诚服啊。”

醉醺醺的角太郎此时哪里还经得起煽动，霍地从席间站起，推开面前的桌椅，东倒西歪地往西南方向走去。其他人连忙跟在后面，簇拥着角太郎到了樱树下，只见脸红得像只鸡冠的角太郎两手一叉，清清嗓子就开骂：“人家是樱树，你也是樱树，人家开花你开球？我角太郎的脸都被你丢光了！你这个废物！”

角太郎的嘴好像变成了一个打破的瓶子，不堪的话源源不断地从缺口处流出来。看热闹的村民们一个个吓得面如土色，噤若寒蝉。本指望角太郎提提开花的事，犯犯忌讳也就算了，想不到他骂得樱树连叶子都卷了起来，真不知道会有什么天大的祸事降临到他身上。想到角太郎很可能因此惨死，有几位年长的女性忍不住偷偷抹起了眼泪……

第二天角太郎酒醒之后，隐约记起自己昨天晚上好像跑到樱树下面破口大骂了一通，表面上虽然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其实

心里非常懊悔和害怕，不知道樱树的报复什么时候会找上他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角太郎尽量足不出户，每天睡觉之前总是很小心地把所有门窗都关得严严实实，还要不放心地检查好几遍，夜里听见一点风吹草动都会惊得从榻上跳起来。这样担惊受怕地过了很多天，樱树的报复迟迟没有降临，角太郎渐渐放松了警惕，开始忙活起迎娶新娘子的事了。

新娘子名叫阿贞，是个肤色白皙，面容秀美的姑娘，话不多，安安静静的，十分招人喜爱。阿贞是邻村人，角太郎的坏名声并没有传到她耳朵里，她心里很是爱慕这个孔武有力的未婚夫婿。而阿贞的父亲对这个雄赳赳的女婿也非常满意，他看上去可以把阿贞保护得妥妥当当。

到了迎亲的那天，角太郎找了一大班人吹吹打打，热闹非常地把新娘子接进了村。阿贞穿了一件绣着大朵黄色团花的绯色和服，发丝乌黑，整齐地垂过肩下，看起来可爱极了。角太郎嘿嘿笑着，目不转睛地盯着阿贞，不知不觉已经走到了那株樱树下。

就在这时，阿贞的父亲迅速抽下阿贞和服上的带子，高高地抛向樱树，挂在了一根树枝上。

静默了几秒钟之后，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发出了惊呼，因为就在挂着带子的那根树枝上，竟然开出了一朵花！

8

阿贞的父亲不知道樱树的典故，兀自解释道：“吾乡风俗，新郎要爬上树取下新娘子的一件贴身物品，方才见得出真心！”

角太郎吓得满头都是冷汗，脸色比纸还要白，一个劲儿地哆嗦着，半步也移动不得。

阿贞的父亲不高兴地说：“连上树都不敢的话，将来怎么能指望你为阿贞涉险呢？”

角太郎犹犹豫豫地挪动了半寸。阿贞的父亲连声催促：“不尽快取下带子，我就要把阿贞带走了！”

这边是岳父严厉的敦促，那边阿贞柔情似水的大眼睛正在默默地注视着他，角太郎一急，硬着头皮就要上树。或许开花就表示它已经既往不咎原谅了我呢，角太郎心存侥幸地想着。他紧紧抱住樱树，小心翼翼地向上爬去。眼看一只手就要触到那根带子，角太郎的动作突然定格了，就像被人用胶粘住了一样，他的头和四肢都一动不动地贴在了树上。

大家都屏住了呼吸，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倒有不少人希望角太郎就这么永远贴在树上，再也下不来。

谁知道没过多久，角太郎一伸手抓住了带子，轻快地从树上跃了下来。

满眼泪光的阿贞像小鹿一样扑进了角太郎的怀里，阿贞的父亲也露出了嘉许的笑容。村民们虽然大失所望，也不得上前恭维了几句。角太郎一扫先前吓破了胆的萎靡之状，意气风发地帮阿贞扎上和服的带子，把她抱回了家。

谁也不清楚角太郎在树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只知道婚后没几天，角太郎就带了十来个人，把离“不能得罪的樱树”大约一丈远的另外一棵樱树移到了村后的小池塘边。之后，“不能得罪的樱树”一夜间开出了满树繁花，再有人不小心说出带“花”的

字眼，或身上穿了红色的织物从树下经过也不会遭到报复了。樱树的法力好像突然间消失了。

这是角太郎做过的唯一一件好事呢，大家都这么想。

而角太郎，好好对待了阿贞一阵子，又开始旧病复发了，越看阿贞越不顺眼，不仅动辄对她拳脚相加，更时常流连烟花场所，夜不归宿。阿贞不知道在背地里吞下了多少眼泪，虽然明知自己所托非人，又不敢向娘家诉苦，恐怕会遭到更粗暴的虐待，只有加倍小心伺候。饶是如此，角太郎还是常常挑刺儿。

这一日，阿贞捧着一碗熬好的山药粥恭恭敬敬地端给角太郎，轻轻地吹着气，生怕角太郎被烫着。谁想角太郎刚刚尝了一口，就皱着眉头把粥打翻在地：“以后这种难喝的东西你还是拿去做供品吧！”边说边套上木屐就要出门。

阿贞知道角太郎必定是要去找相熟的妓女，哭着扑上去抱住他的腿：“您已经有半个月没有留在家里过夜了！今天是我的生日，请不要出去找别的女人了，就当是可怜可怜我吧。”

角太郎粗鲁地推开阿贞：“我可是早就和人约好了，难道因为你的生日，我角太郎就要做一个不守信义之人吗？”

阿贞坐在地上悲泣道：“您和其他女人幽会的时候，心里真的一点我的影子也没有吗？”

角太郎不耐烦地说：“丈夫丈夫，一丈以内才是丈夫，出了一丈我角太郎就是自由身，哪里有工夫管你这愁眉苦脸的女人！”

“一丈以内才是丈夫？”阿贞惊愕地瞪大了眼睛，难以置信

地问道，“这种负心的话是谁告诉您的呢？”

“实话告诉你吧，”急于脱身的角太郎对阿贞抖出了一个秘密，“我跟你成亲那天，你那个难缠的老爹不是把带子抛到樱树上去了吗？那棵樱树可不是一般的樱树，别说爬上树去，就是在树下小声说几句樱树的坏话也要倒大霉的。我角太郎可是豁出了性命帮你上树拿带子的！谁知道到了树上，就听到有人对我小声耳语：‘角太郎，请务必帮我一个忙！’我知道是樱树精在和我说话，当然不会推辞，就问：‘要帮什么忙呢？’那声音又说：‘请帮我把我身后的那棵樱树移得离我远一点儿，不管哪儿都好，只要在一丈开外就行！’我一口应承下来，心里却纳闷得很，忍不住问道：‘是不是那棵樱树挡了你的光线？’那声音迟疑了一会儿，才吞吞吐吐地说：‘不是啦……那棵樱树事实上是在下的内人，虽然是雌性的树，却一直开不出什么像样的花。我怕抢了她的风头，就干脆一朵花也不开算了。内人心里得意，却也不能容忍有人出言奚落在下，所以，但凡有人提到在下开不出花什么的，内人必定出手惩治，以致大家对在下产生了误解，说在下是‘不能得罪的樱树’，在下真是一肚子苦水倒不出。我内心实在不喜她这般凶悍，所以想拜托角太郎帮我把她移到一丈开外，这样我们就不再有夫妻的名分，在下不必再受她辖制，她也不能再过问在下的事了。’我觉得奇怪，又问：‘为什么把她移到一丈开外，你们就不再有夫妻的名分了？’那声音道：‘你有所不知，对我们樱树来说，丈夫丈夫，一丈以内才是丈夫，出了一丈在下就是自由身了。’”角太郎说到这里，用威胁的口吻对

阿贞道：“连樱树都不甘心受女人辖制，何况我角太郎呢？我劝你以后最好少管我的事，不然我把你丢到后面的池塘里，让你和那棵母樱树做伴！”

说完，角太即便扬长而去。

角太郎走后，满腹愁苦的阿贞木然在冰冷的地上坐了一会儿，也失魂落魄地出了门。她也不知道该往哪儿去，走着走着，竟然就走到了村后的小池塘边。池塘边的樱树只开了几朵寥落的小花，而西南角上的那棵樱树如今正是满树繁花。想到角太郎说的那番无情的话，阿贞顿时生了同病相怜的感触，忍不住在树下大放悲声：“为什么男人们那么光鲜，我们女人却总是一年憔悴过一年？”

“阿贞，让我来教你一个办法！”冷不丁地冒出一个声音来。

阿贞吓了一跳，四下里一个人影也没有，这声音是从哪传来的？难道真的是面前的樱树在说话？阿贞壮着胆子问道：“你是樱树？”

“不错。”樱树挥舞着枝条向阿贞致意，“你为什么在这里悲啼？你男人对不住你吗？”

阿贞触动了心事，眼圈又红了。

樱树哼了一声：“你那个男人很早以前我就该治他啦，竟然当众辱骂我男人！要不是看在你的份上，我早就动手了！”

“看在我的份上？”阿贞觉得很奇怪。

“你小的时候帮我治过虫，你不记得啦？”

阿贞这才想起来很小的时候曾经帮爷爷为樱树治虫的事，恍然大悟道：“是你呀！”

“放心吧阿贞，你男人既然对不住你，我一定会帮你出这口气！”

“你会怎么对付他呢？”阿贞担心地问。

“将他开膛破肚吧！”

“千万不要！”阿贞惊呼道。

“那就让他断手断脚！”

“也不要啊！”阿贞不住地摆手。

“这也不行那也不行，真是麻烦啊……要不就把他骂我男人的那句‘你这个废物’变成他的口头禅吧，这样也会遭人厌恶的。”

阿贞犹豫了一下，猛然想到角太郎和妓女幽会的时候，对妓女破口大骂“你这个废物”的情景，胸中顿时一阵畅快，便欣然应允了樱树的建议。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。

自此以后，角太郎的嘴里就经常无缘无故蹦出一句“你这个废物”来，甚至在和妓女交欢到一半的时候也会突然直起身子骂上一句。角太郎自己也觉得尴尬透顶，却又摸不着头脑。妓女们渐渐都不再欢迎角太郎了，提到他的名字就会皱起眉头抱怨道：“角太郎那个蠢东西！”远远地看见他走过来，就连忙把格子门紧紧关上。

吃了闭门羹的角太郎闷闷不乐地回到家里，阿贞早已跪在门口迎接他了。看见阿贞垂着眼睛的温顺模样，角太郎心里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。毕竟家里还有这么一个人在等着我啊，角太郎

这么想着。慢慢地，他用在妓女身上的心也就淡了，和阿贞又恢复到了新婚时的恩爱。

平静的日子并没有过上多久，一天，陆奥的地方长官要来村里巡视，所有男子一律跪在村口迎接。贵人训话的时候，角太郎一再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冒出什么蠢话，虽然“你这个废物”几次三番地涌到嗓子眼，角太郎还是凭借惊人的自制力把它压下去了。眼看贵人训完了话，角太郎的一颗心刚要放下，贵人一转身，指着西南角上的那棵樱树兴致勃勃地说：“樱花开得这么盛，不如就在此处摆酒赏樱！”

听见“樱”字，角太郎再也按捺不住，跳起来叉腰大骂道：“你这个废物！”

暴跳如雷的贵人二话不说，立刻吩咐身边的侍从将角太郎拖出去砍头。“咔嚓”一声，一股颈血直飙出来，角太郎的脑袋就和身体分了家，滴溜溜地滚到树下，两只眼睛还瞪得滚圆。所有人都惊呆了……

悲痛欲绝的阿贞用针线把角太郎的头和身体缝在一起，抱着尸体哭了三天三夜。当她抬起头来的时候，眼睛已经比血还要红了。她咬牙切齿地点着了一只火把，挟着一罐猪油，发疯一样地冲向村口的小池塘。到了那棵樱树下，阿贞狠狠地砸碎猪油罐，把火把丢到上面，火苗一下子蹿起半人高。

大惊失色的樱树高声呼痛：“阿贞，你疯啦！快把火灭了，我会被你烧死的！”